梁高僧傳/卷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二 ◄

梁高僧傳
卷十三　興福 經師 唱導

► 卷十四

興福（正傳十四人、附見三人）

晉并州竺慧達

竺慧達，姓劉，本名薩阿，并州西河離石人。少好畋獵。年三十一，忽如暫死，經日還穌，備見地獄苦報，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，為其說法訓誨，令出家，往丹陽、會稽、吳郡覓阿育王塔像，禮拜悔過，以懺先罪。既醒，即出家學道，改名慧達。精勤福業，唯以禮懺為先。

晉寧康中，至京師。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，塔成之後，每夕放光。達上越城顧望，見此剎杪獨有異色，便往拜敬，晨夕懇到。夜見剎下時有光出，乃告人共掘，掘入丈許，得三石碑。中央碑覆中，有一鐵函，函中又有銀函，銀函裏金函，金函裏有三舍利。又有一爪甲及一髮，髮伸長數尺，卷則成螺，光色炫燿。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，即此一也。既道俗歎異，乃於舊塔之西，更豎一剎，施安舍利。晉太元十六年，孝武更加為三層。

又昔咸和中，丹陽尹高悝，於張侯橋浦裏，掘得一金像，無有光趺，而製作甚工。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。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，牛不復行，非人力所御，乃任牛所之，徑趣長干寺。尒後一年許，有臨海漁人張係世，於海口得銅蓮華趺，浮在水上，即取送縣。縣表上臺，勅使安像足下，契然相應。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：「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，至鄴遭亂，藏置河邊。王路既通，尋覓失所。近得夢云，像已出江東，為高悝所得。故遠涉山海，欲一見禮拜耳。」悝即引至長干，五人見像，歔欷涕泣，像即放

光，照于堂內。五人云：「本有圓光，今在遠處，亦尋當至。」晉咸安元年，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，於海底得一佛光。刺史表上，晉簡文帝勑施此像。孔穴懸同，光色一種。凡四十餘年，東西祥感，光趺方具。達以剎像靈異，倍加翹勵。後東遊吳縣，禮拜石像。此像以西晉將末，建興元年癸酉之歲，浮在吳松江滬瀆口。漁人疑為海神，延巫祝以迎之，於是風濤俱盛，駭懼而還。時有奉黃老者，謂是天師之神，復共往接，飄浪如初。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，聞而歎曰：「將非大覺之垂應乎！」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，到滬瀆口。稽首盡度，歌唄至德，即風潮調靜。遙見二人浮江而至，乃是石像，背有銘誌，一名「惟衛」，二名「迦葉」，即接還安置通玄寺。吳中士庶嗟其靈異，歸心者眾矣。

達停止通玄寺，首尾三年，晝夜虔禮，未嘗暫廢。頃之，進適會稽，禮拜鄮縣塔。此塔亦是育王所造，歲久荒蕪，示存基蹤。達翹心束想，乃見神光焰發，因是修立龕砌，群鳥無敢棲集。凡近寺側畋漁者，必無所復獲，道俗傳感，莫不移信。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。達東西覲禮，屢表徵驗，精誠篤勵終年無改。後不知所之。

晉武陵平山釋慧元　(竺慧直)

釋慧元，河北人，為人性善，喜慍無色。常習禪誦經，勸化福事，以為恒業。晉太元初，於武陵平山立寺，有二十餘僧，飧蔬幽遁，永絕人途。以太元十四年卒。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。神色甚暢，寄語寺僧，勿使寺業有廢。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，依而集眾，未嘗差失。沙門竺慧直居之。直精苦有戒節，後絕粒唯餌松柏，因登山蟬蛻焉。

晉京師瓦官寺釋慧力

釋慧力，未知何許人。晉永和中，來遊京師。常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。至晉興寧中，啟乞陶處以為瓦官寺。初標塔基，是今塔之西。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，旦取還，已復隨徙，潛共伺之，見一人著朱衣武冠，拔標置東方，仍於其處起塔，今之塔處是也。記者云：「立寺後三十年，當為天火所燒。」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，自燃火起。寺僧數十人，都無知者，明旦見塔已成灰聚。帝曰：「此國不祥之相也。」即勑楊法尚、李緒等速令修復。至九月帝崩。有戴安道所製五像，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。昔鑄像初成，而面首殊瘦，諸工無如之何，乃迎顒看之。顒曰：「非面瘦也，乃臂胛肥耳。」既鏾減臂胛，而面相自滿，諸工無不歎息。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，並皆在焉。昔師子國王

聞晉孝武精於奉法，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。在道十餘年，至義熙中乃達晉。司徒王謐嘗入臺，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樗，所著處輒有光出，怪令掘之，得一金像，合光趺長七尺二寸。謐即啟聞，宋高祖迎入臺供養。宋景平末，送出瓦官寺，今移龍光寺。

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

釋慧受，安樂人。晉興寧中，來遊京師。蔬食苦行，常修福業。嘗行過王坦之園，夜輒夢於園中立寺，如此數過。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，未敢發言，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之。期云：「王家之園，恐非所圖也。」受曰：「若令誠感，何憂不得。」即詣王，陳之。王大喜，即以許焉。初立一小屋，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，化為剎柱。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，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。受曰：「必是吾所夢見者也。」於是僱人牽上，豎立為剎，架以一層。道俗競集，咸歎神異。坦之即捨園為寺，以受本鄉為名，號曰「安樂寺」。東有丹陽尹王雅宅，西有東燕太守劉闡宅，南有豫章太守范寧宅，並施以成寺。後有沙門道靖、道敬等，更加修飾，于今崇麗焉。

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

釋僧慧，未知何許人。自少來好修福業。晉義熙中，共長安人行長生，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。始遷域其處，起草屋數間，便集僧設齋。至中夜，堂內兩燈忽自然行，進前數十步，油篹如故，無所傾覆。大眾驚嗟，訪諸耆老，咸言燈所移處，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。於是就共修立。以燈移表瑞，因號崇明寺焉。

宋山陰法華山釋僧翼　(道敬)

釋僧翼，本吳興餘杭人。少而信悟，早有絕塵之操。初出家，止廬山寺，依慧遠修學。蔬素苦節，見重門人。晚適關中，復師羅什，經律數論，並皆參涉，又誦《法華》一部。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，俱遊會稽，履訪山水。至秦望西北，見五岫駢峰，有耆闍之狀，乃結草成菴，稱曰「法華精舍」。太守孟顗、富春人陳載，並傾心挹德，贊助成功。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，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，春秋七十。立碑山寺，旌其遺德。會稽孔逭製文。翼同遊曇學沙門，後移卜秦望之北，號曰「樂林精舍」。有韶相、灌蒨，並東岳望僧，咸共憩焉。時有釋道敬者，本瑯琊胄族，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。避世出家，情愛丘壑。棲于若耶山，立懸溜精舍。敬後為供養眾僧，乃捨具足，專精十戒云。

宋豫州釋僧洪

釋僧洪，豫州人，止于京師瓦官寺。少而修身整潔。後率化有緣，造丈六金像，鎔鑄始畢，未及開模。時晉末銅禁甚嚴，犯者必死。宋武于時為相國，洪坐罪繫于相府，唯誦《觀世音經》，一心歸命佛像。夜夢所鑄像來，手摩洪頭，問：「怖不？」洪言自念必死。像曰：「無憂。」見像胸方尺許，銅色燋沸。會當行刑，府參軍監殺，而牛奔車壞，因更尅日。續有令從彭城來云：「未殺，僧洪者可原。」遂獲免。還開模，見像胸前果有燋沸。洪後以苦行卒。

宋京師釋僧亮

釋僧亮，未知何許人。少以戒行著名。欲造丈六金像，用銅不少，非細乞能辦。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，而廟甚威嚴，無人敢近，亮聞而造焉。告刺史張劭，借健人百頭，大船十艘。邵曰：「廟既靈驗，犯者必斃。且有蠻人守護，詎可得耶？」亮曰：「若果福德，與檀越共。如其有咎，躬自當之。」劭即給人船，三日三夜，行至廟所。亮與手力一時俱進，去廟屋二十許步，有兩銅籧篨，容百餘斛，中有巨蛇長十餘丈，出遮行路。亮乃正儀執錫，呪願數十言，蛇忽然而隱。俄見一人，秉竹笏而出云：「聞法師道業非凡，營福事重，今特相隨喜。」於是令人輦取。廟銅既多，十未取一，而舫已滿。唯神床頭有一唾壺，中有一蝘蜓，長二尺許，乍出乍入。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，亮遂不取，於是而去。遇風水甚利。比群蠻相報，追逐不復能及。還都，鑄像既成，唯燄光未備。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，安置彭城寺。至宋太始中，明帝移像湘宮寺，今猶在焉。

宋京師延賢寺釋法意

釋法意，江左人。好營福業，起五十三寺。晉義熙中，鍾山祭酒朱應子。先是孫恩建義之黨，竄居此山，分其外地少許，與意為寺，號曰「延賢寺」。後杯度去來此寺，云：「此處尋有諸變，後時當好。地對天堂，易為福業。」俄為野火所燒。後齊諧及張寅等，藉杯度之旨，語在〈度傳〉。乃與意共行山地，更欲修立，而無水，不可住。意惟杯度之言，乃竭誠禮懺，乞西方池水。經于三日，懇惻彌至。忽聞空中有聲，撲然著地。意恐是金帛，試令人掘入二尺許，泫然清流，遂成澗不絕，於是立寺。意後不知所終。

齊南海雲峰寺釋慧敬

釋慧敬，南海人。少遊學荊楚，亦博通經論，而常以福業為務，故義學不得全功。凡所之造，皆興立塔像，助成眾業。後還鄉，復修理雲岑、永安諸寺。敬既精於戒節，而志操嚴明，故嶺外僧尼，咸附諮稟。後被勅為僧主，訓領有功。敬有一奴子及沙彌，忽為鬼所打，後山精見形詣敬，具謝愆失，云：「部屬不解，橫撓法師眷屬。」有頃悉皆平復。凡興福業，皆迴向西方。臨終之日，室有奇香，經久乃歇。

齊南海藏微釋法獻

釋法獻，廣州人。始居北寺，寺歲久彫衰，獻率化有緣，更加治葺，改曰「延祥」。後入藏微山創寺，寺成後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：「藏微有道德，懽樂方未央。」言終，忽然不見。舉寺驚嗟，咸歎神異。獻後入禪，忽見一人來云：「磬繩欲斷，何不治？」獻驚起往視，垂將委地，由其手接，得無折損。獻出家以來，常勸化福事，而棲心禪戒，未嘗虧節，後不知所終。

齊上定林寺釋法獻　(玄暢)

釋法獻，姓徐，西海延水人。先隨舅至梁州，仍出家。至元嘉十六年，方下京師，止定林上寺。博通經律，志業強捍。善能匡拯眾計，修葺寺宇。先聞猛公西遊，備矚靈異，乃誓欲忘身，往觀聖迹。以宋元徽三年，發踵金陵，西遊巴蜀，路出河南，道經芮芮。既到于闐，欲度葱嶺，值棧道斷絕，遂於于闐而反。獲佛牙一枚，舍利十五粒，並〈觀世音滅罪呪〉及〈調達品〉，又得龜茲國金鎚鍱像，於是而還。其經途危阻，見其別記。

佛牙在烏纏國，自烏纏來芮芮，自來梁土，獻賫牙還京師，十有五載。密自禮事，餘無知者，至文宣感夢，方傳道俗。獻律行精純，德為物範。瑯琊王肅、王融，吳國張融、張緌，沙門慧令、智藏等，並投身接足，崇其誡訓。獻以永明之中，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，分任南北兩岸。

暢本秦州人，亦律禁清白，文惠太子奉為戒師。獻後被勅三吳，使沙簡二眾，暢亦東行，重申受戒之法。時暢與獻二僧，皆少習律檢，不競當世，與武帝共語，每稱名而不坐。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，帝問鍾如宜，鍾答貧道比苦氣。帝嫌之，乃問尚書王儉：「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，何所稱？預正殿坐不？」儉答：「漢魏佛法未興，見記傳。

自偽國稍盛，皆稱貧道，亦預坐。及晉初亦然。中代有庾冰、桓玄等，皆欲使沙門盡敬，朝議紛紜，事皆休寢。宋之中朝，亦頗令致禮，而尋竟不行。自爾迄今，多預坐，而稱貧道。」帝曰：「暢、獻二僧，道業如此，尚自稱名，況復餘者，挹拜則太甚，稱名亦無嫌。」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王，自暢、獻始也。暢以建武初亡，春秋七十有五。獻以建武末年卒，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。獻弟子僧祐為造碑墓側，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。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，皆在上定林寺。

牙以普通三年正月，忽有數人並執仗，初夜扣門，稱臨川殿下奴叛，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，請開閣檢視，寺司即隨語開閣。主師至佛牙座前，開函取牙，作禮三拜，以錦手巾盛牙，繞山東而去。至今竟不測所在。

梁剡石城山釋僧護

釋僧護，本會稽剡人也。少出家，便剋意苦節，戒行嚴淨。後居石城山隱嶽寺。寺北有青壁，直上數十餘丈，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。上有叢樹，曲幹垂陰。護每經行至壁所，輒見光明煥炳，聞絃管歌讚之聲。於是擎爐發誓，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，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，使凡厥有緣，同覩三會。以齊建武中，招結道俗，初就雕剪。竦鑿移年，僅成面樸。頃之，護遘疾而亡。臨終誓曰：「吾之所造，本不期一生成辦。第二身中，其願剋果。」後有沙門僧淑，纂襲遺功，而資力莫由，未獲成遂。

至梁天監六年，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，夜宿剡溪，值風雨晦冥，咸危懼假寐，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：「君識信堅正，自然安隱。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，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，必獲平豫。冥理非虛，宜相開發也。」咸還都經年，稍忘前夢，後出門乃見一僧，云聽講寄宿，因言：「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，猶憶此不？」咸當時懼然，答云：「不憶。」道人笑曰：「宜更思之。」仍即辭去。咸悟莫非凡，乃倒屣諮訪，追及百步，忽然不見。咸豁爾意解，具憶前夢，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。咸即馳啟建安王，王即以上聞，勑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。王乃深信益加，喜踊充遍，抽捨金貝，誓取成畢。初僧祐未至，一日，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，翼從甚壯，立于龕所，商略分數。至明旦而祐律師至，其神應若此。

初僧護所創，鑿龕過淺，乃鏟入五丈，更施頂髻，及身相克成，瑩磨將畢，夜中忽當萬字處，色赤而隆起。今像胸萬字處，猶不施金薄，而赤色在焉。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，至十五年春竟。坐軀高五丈，立形十丈，龕前架三層臺，又造門閣殿堂，並立眾基業，以充供養。其四遠士庶，並提挾香華，萬里來集。供施往還，軌迹填委。自像成之後，建安王所苦稍瘳，今年已康復。王後改封，今之南平王是也。

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

釋法悅者，戒素沙門也。齊末勅為僧主，止京師正覺寺。敦修福業，四部所歸。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，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，光相之奇，江右稱最。州境或應有災崇，及僧尼橫延釁戾，像則流汗。汗之多少，則禍患之濃淡也。宋泰始初，彭城北屬，群虜共欲遷像。遂至萬夫，竟不能致。齊初，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，亦驅逼眾僧，助守營塹。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，獲諸沙門。於是盡執二州道人，幽繫圉裏。遣表偽臺，誣以助亂，像時流汗，舉殿皆濕。時偽梁王諒鎮在彭城，亦多少信向，親往像所，使人拭之，隨拭隨出，終莫能止。王乃燒香禮拜，至心誓曰：「眾僧無罪，弟子自當營護，不使罹禍。若幽誠有感，願拭汗即止。」於是自手拭之，隨拭即燥。王具表其事，諸僧皆見原免。悅既欣覩靈異，誓願瞻禮。而關禁阻隔，莫由克遂。

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，四鑄不成，於是改為丈四。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，欲改丈八無量壽像，以申厥志。始鳩集金銅，屬齊末，世道凌遲，復致推斥。至梁，初以事啟聞，降勅聽許，並助造光趺。材官工巧，隨用資給。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。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，融瀉已竭，尚未至胷。百姓送銅不可稱計，投諸爐治隨鑄，而模內不滿，猶自如先。又馳啟聞，勅給功德銅三千斤，臺內始就量送，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，載銅鑪側，於是飛鞴消融，一鑄便滿。甫爾之間，人車俱失。比臺內銅出，方知向之所送，信實靈感。工匠喜踊，道俗稱讚。及至開模量度，乃踊成丈九，而光相不差。又有大錢二枚，猶見在衣絛，竟不銷鑠，並莫測其然。尋昔量銅四萬，准用有餘。後益三千，計闕未滿。而祥瑞冥密，出自心圖。故知神理幽通，殆非人事。

初像素既成，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。忽見素所，晃然洞明。詳視久之，乃知神光之異。鑄後三日，未及開模。有禪師道度，梁高僧也，捨其七條袈裟，助費開頂。俄而遙見二僧，跪開像髻，逼就觀之，倏然不見。時悅靖二僧，相次遷化。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。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，是月不雨，頗有埃塵。及明將遷像，夜有輕雲遍上，微雨沾澤。僧祐經行像所，係念天氣，遙見像邊有光焰上下，如燈如燭，並聞楗槌禮拜之聲。入戶詳視，揜然俱滅，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。是夜淮中賈客，並聞大航舶下，催督治橋，有如數百人聲。將知靈器之重，豈人致焉？

論曰：昔憂填初刻栴檀，波斯始鑄金質，皆現寫真容，工圖妙相。故能流光動瑞，避席施虔。爰至髮爪兩塔，衣影二臺，皆是如來在世，已見成軌。自收迹河邊，闍維林外，八王請分，還國起塔。及瓶灰二所，於是十剎興焉。其生處得道，說法涅槃，肉髻頂骨，四牙雙跡，鉢杖唾壺，泥洹僧等。皆樹塔勒銘，標揭神異。

爾後百有餘年，阿育王遣使浮海，壞撤諸塔，分取舍利。還值風潮，頗有遺落。故今海族之中，時或遇者。是後八萬四千，因之而起。育王諸女，亦次發淨心。並鐫石鎔金，圖寫神狀。至能浮江汎海，影化東川。雖復靈迹潛通，而未彰視聽。及蔡愔、秦景自西域還至，始傳畫氎釋迦。於是涼臺壽陵，並圖其相。自茲厥後，形像塔廟，與時競列。洎于大梁，遺光粵盛。夫法身無像，因感見有參差，故形應有殊別。若乃心路蒼茫，則真儀隔化，情志慊切，則木石開心。故劉殷至孝誠感，釜庾為之生銘；丁蘭溫清竭誠，木母以之變色。魯陽迴戈而日轉，杞婦下淚而城崩。斯皆隱惻入其性情，故使徵祥照乎耳目。至如慧達招光於剎杪，慧力感瑞於塔基，慧受申誠於浮木，僧慧顯證於移燈，洪亮並忘形於鑄像，意獻皆盡命於伽藍。法獻專志於牙骨，竟陵為之通感，僧護蓄抱於石城，南平以之獲應。近有光宅丈九，顯曜京畿，宋帝四鑠而不成，梁皇一冶而形備。妙相踊而無虧，瑞銅少而更足。故知道藉人弘，神由物感，豈曰虛哉？是以祭神如神在，則神道交矣。敬像如敬佛，則法身應矣。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，智慧必以福德為基。譬猶鳥備二翼，一舉萬尋；車足兩輪，一馳千里。豈不勤哉，豈不勗哉？

經師　(正傳十一人、附見二十三人)

晉中山帛法橋　(僧扶)

帛法橋，中山人。少樂轉讀而乏聲，每以不暢為慨。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，稽首觀音，以祈現報。同學苦諫，誓而不改。至第七日，覺喉內豁然，即索水洗漱云：「吾有應矣。」於是作三契，經聲徹里許，遠近驚嗟，悉來觀聽。爾後誦經數十萬言，晝夜諷詠，哀婉通神。至年九十，聲猶不變。以晉穆帝永和中，卒於河北。即石虎末也。有弟子僧扶，亦戒行清高。

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籥

支曇籥，本月支人，寓居建業。少出家，清苦蔬食，憩吳虎丘山。晉孝武初，勅請出都，止建初寺。孝武從受五戒，敬以師禮。籥特稟妙聲，善於轉讀。嘗夢天神授其聲法，覺因裁製新聲。梵響清靡，四飛卻轉。反折還弄。雖復東阿先變，康會後造，始終循環，未有如籥之妙。後進傳寫，莫匪其法。所製六言梵唄，傳響于今。後終於所住，年八十一。

晉京師祇洹寺釋法平　(法等)

釋法平，姓康，康居人。寓居建業。與弟法等俱出家，止白馬寺。為曇籥弟子，共傳師業。響韻清雅，運轉無方。後兄弟同移祇洹，弟貌小醜，而聲踰於兄。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，一往以貌輕之。及聞披卷三契，便扼腕神服，乃歎曰：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信矣。」後東安嚴公發講，等作三契經竟，嚴徐動塵尾曰：「如此讀經，亦不減發講。」遂散席。明更開題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。兄弟並以元嘉末卒。

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　(道綜　超明　明慧)

釋僧饒，建康人。出家，止白馬寺。善尺牘及雜技，偏以音聲著稱，擅名於宋武之世。響調優游，和雅哀亮，與道綜齊肩。綜善三《本起》及《須夫拏》。每清梵一舉，輒道俗傾心。寺有般若臺，饒常臺外梵轉，以擬供養。行路聞者，莫不息駕踟躕，彈指稱佛。宋大明二年卒，春秋八十六。

時同寺復有超明、明慧，少俱為梵唄，長齋時轉讀，亦有名當世。

宋安樂寺釋道慧

釋道慧，姓張，尋陽柴桑人。年二十四出家，止廬山寺。志行清貞，博涉經典。特稟自然之聲，故偏好轉讀。發響含奇，製無定准，條章折句，綺麗分明。後出都，止安樂寺，轉讀之名，大盛京邑。晚移朱方竹林寺，誦經數萬言。每夕諷詠，輒聞閣中，有彈指唱薩之聲。宋大明二年卒，春秋五十有一。

宋謝寺釋智宗　(慧寶　道詮)

釋智宗，姓周，建康人。出家止謝寺。博學多聞，尤長轉讀。聲至清而爽快，若乃八開長夕。中宵之後，四眾低昂，睡蛇交至。宗則昇座一轉，梵響干雲。莫不開神暢體，豁然醒悟。大明三年卒，年三十一。

時有慧寶、道詮，雖非同時，作法相似。甚豐聲而高調，製用無取焉。宋明忽賞道詮，譏者謂逢時也。

齊烏衣寺釋曇遷　(法暢　道琰)

釋曇遷，姓支，本月支人。寓居建康。篤好玄儒，遊心佛義，善談莊老，並注《十

地》。又工正書，常布施題經。巧於轉讀，有無窮聲韻，梵製新奇，特拔終古。彭城王義康、范曄、王曇首，並皆遊狎。遷初止祇洹寺，後移烏衣寺。及范曄被誅，門有十二喪，無敢近者。遷抽貨衣物，悉營葬送。孝武聞而歎賞，謂徐爰曰：「卿著《宋書》，勿遺此士。」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，並攜共同遊。齊建元四年卒，年九十九。

時有道場寺釋法暢、瓦官寺釋道琰，並富聲哀婉。雖不競遷等，抑亦次之。

齊東安寺釋曇智　(道朗　法忍　智欣　慧光)

釋曇智，姓王，建康人。出家止東安寺。性風流，善舉止。能談莊老，經論書史，多所綜涉。既有高亮之聲，雅好轉讀。雖依擬前宗，而獨拔新異。高調清徹，寫送有餘。宋孝武、蕭思話、王僧虔等，並深加識重。僧虔臨湘州，攜與同行。蕭守吳，復招同入。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，年七十九。

時道朗、法忍、智欣、慧光，並無餘解，薄能轉讀。道朗捉調小緩，法忍好存擊切，智欣善能側調，慧光善飛聲。

齊安樂寺釋僧辯　(僧恭)

釋僧辯，姓吳，建康人。出家止安樂寺。少好讀經，受業於遷、暢二師。初雖祖述其風，晚更措意斟酌。哀婉折衷，獨步齊初。嘗在新亭劉紹宅齋，辯初夜讀經，始得一契，忽有群鶴下集階前，及辯度卷，一時飛去。由是聲震天下，遠近知名。後來學者，莫不宗事。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，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《維摩》一契。因聲發而覺，即起至佛堂中，還如夢中法，更詠《古維摩》一契，便覺韻聲流好，著工恒日。明旦，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、新安道興、多寶慧忍、天保超勝，及僧辯等，集第作聲。辯傳《古維摩》一契、《瑞應》七言偈一契，最是命家之作。後人時有傳者，並訛漏失其大體。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。

中興有釋僧恭，當時與辯齊名，後遂退道。

齊白馬寺釋曇憑　(道光)

釋曇憑，姓楊，犍為南安人。少遊京師，學轉讀，止白馬寺。音調甚工，而過且自任，時人未之推也。於是專精規矩，更加研習，晚遂出群，翕然改觀。誦三《本起經》，尤善其聲。後還蜀，止龍淵寺。巴漢學者，皆崇其聲範。每梵音一吐，輒鳥馬悲鳴，行途住足。因製造銅鐘，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，庸蜀有銅鐘，始於此也。後終於所住。

時蜀中有僧道光，亦微善轉讀。

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(法鄰 曇辯 慧念 曇幹 曇進 慧超 道首 曇調)

釋慧忍，姓黃，建康人。少出家，住北多寶寺。無餘行解，止是愛好音聲。初受業於安樂辯公，備得其法。而哀婉細妙，特欲過之。齊文宣感夢之後，集諸經師，乃共忍斟酌舊聲，詮品新異。製《瑞應》四十二契，忍所得最長妙。於是令慧微、僧業、僧尚、超明、僧期、超猷、慧旭、法曇、慧滿、僧胤、慧彖、法慈等四十餘人，皆就忍受學，遂傳法于今。忍以隆昌元年卒，時年四十餘。

釋法鄰　平調牒句，殊有宮商。

釋曇辯　一往無奇，彌久彌勝。

釋慧念　少於氣調，殊有細美。

釋曇幹　爽快砰磕，傳寫有法。

釋曇進　亦入能流，偏善還品。

釋慧超　善於三契，後不能稱。

釋道首　怯於一往，長道可觀。

釋曇調　寫送清雅，恨功夫未足。

凡此諸人，並齊代知名。其淅左、江西、荊陝、庸蜀亦頗有轉讀。然止是當時詠歌，乃無高譽，故不足而傳也。已上八人無傳。

論曰：夫篇章之作，蓋欲伸暢懷抱，褒述情志。詠歌之作，欲使言味流靡，辭韻相屬。故〈詩序〉云：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，故詠歌之也。然東國之歌也，則結韻以成詠；西方之讚也，則作偈以和聲。雖復歌讚為殊，而並以協諧鍾律，符靡宮商，方乃奧妙。故奏歌於金石，則謂之以為樂；讚法於管絃，則稱之以為唄。

夫聖人制樂，其德四焉：感天地，通神明，安萬民，成性類。如聽唄，亦其利有五：身體不疲，不忘所憶，心不懈倦，音聲不壞，諸天懽喜。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，請開甘露之初門，淨居舞頌於雙林，奉報一化之恩德。其間隨時讚詠，亦在處成音。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，提婆颺響於梵宮。或令無相之旨，奏於篴笛之上；或使本行之音，宣乎竽瑟之下。並皆抑揚通感，佛所稱讚。故〈咸池〉、〈韶武〉無以匹其工，〈激楚〉、〈梁塵〉無以較其妙。

自大教東流，乃譯文者眾，而傳聲蓋寡。良由梵音重複，漢語單奇，若用梵音以詠漢語，則聲繁而偈迫，若用漢曲以詠梵文，則韻短而辭長。是故金言有譯，梵響無授。

始有魏陳思王曹植，深愛聲律，屬意經音。既通般遮之瑞響，又感魚山之神製。於

是刪治《瑞應》、《本起》，以為學者之宗。傳聲則三千有餘，在契則四十有二。其後帛橋、支籥亦云祖述陳思，而愛好通靈，別感神製，裁變有聲，所存止一千而已。至石勒建平中，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，諷詠經音，七日乃絕。時有傳者，並皆訛廢。逮宋齊之間，有曇遷、僧辯、太傅、文宣等，並殷勤嗟詠，曲意音律，撰集異同，斟酌科例。存於舊法，正可三百餘聲。自茲厥後，聲多散落。人人致意，補綴不同。所以師師異法，家家各製。皆由昧乎聲旨，莫以裁正。

夫音樂感動，自古而然。是以玄師梵唱，赤鷹愛而不移；比丘流響，青鳥悅而忘翥。曇憑動韻，猶令象馬踡踼；僧辯折調，尚使鴻鶴停飛。量人雖復深淺，籌感抑亦次焉。故擊石拊石，則百獸率舞。簫〈韶〉九成，則鳳凰來儀。鳥獸且猶致感，況乃人神者哉？但轉讀之為懿，貴在聲文兩得。若唯聲而不文，則道心無以得生；若唯文而不聲，則俗情無以得入。故經言，以微妙音歌歎佛德，斯之謂也。而頃世學者，裁得首尾餘聲，便言擅名當世。經文起盡，

曾不措懷。或破句以全聲，或分文以足韻。豈唯聲之不足，亦乃文不成詮。聽者唯增恍惚，聞之但益睡眠。使夫八真明珠，未揜而藏曜；百味淳乳，不澆而自薄。哀哉！若能精達經旨，洞曉音律。三位七聲，次而無亂；五言四句，契而莫爽。其間起擲蕩舉，平折放殺，遊飛卻轉，反疊嬌哢。動韻則揄靡弗窮，張喉則變態無盡。故能炳發八音，光揚七善。壯而不猛，凝而不滯；弱而不野，剛而不銳；清而不擾，濁而不蔽。諒足以起暢微言，怡養神性。故聽聲可以娛耳，聆語可以開襟。若然，可謂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者也。

然天竺方俗，凡是歌詠法言，皆稱為唄。至於此土，詠經則稱為轉讀，歌讚則號為梵音。昔諸天讚唄，皆以韻入絃管。五眾既與俗違，故宜以聲曲為妙。原夫梵唄之起，亦肇自陳思。始著〈太子頌〉及〈睒頌〉等，因為之製聲。吐納抑揚，並法神授。今之皇皇顧惟，蓋其風烈也。其後居士支謙，亦傳梵唄三契，皆湮沒而不存。世有〈共議〉一章。恐或謙之餘則也。唯康僧會所造《泥洹》梵唄，于今尚傳。即敬謁一契，文出雙卷《泥洹》，故曰泥洹唄也。爰至晉世，有生法師初傳覓歷。今之行地印文，即其法也。籥公所造六言，即《大慈哀愍》一契，于今時有作者。近有西涼州唄，源出關右，而流于晉陽，今之面如滿月是也。凡此諸曲，並製出名師。後人繼作，多所訛漏。或時沙彌小兒，互相傳校。疇昔成規，殆無遺一，惜哉！此既同是聲例，故備之論末。

唱導　(正傳十人、附見七人)

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　(慧明)

釋道照，姓麴，西平人。少善尺牘，兼博經史，十八出家，止京師祇洹寺。披覽群典，以宣唱為業。音吐嘹亮，洗悟塵心，指事適時，言不孤發，獨步於宋代之初。宋武帝嘗於內殿齋，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，遷滅俄頃。苦樂參差，必由因果。如來慈應六道，陛下撫矜一切，帝言善久之。齋竟，別嘲三萬。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，奉為門師。宋元嘉三十卒，年六十六。照弟子慧明，姓焦，魏郡人。神情俊邁，祖習師風，亦有名當世。

宋長干寺釋曇穎

釋曇穎，會稽人。少出家，謹於戒行，誦經十餘萬言，止長干寺。性恭儉，唯以善誘為先。故屬意宣唱，天然獨絕。凡要請者，皆貴賤均赴，貧富一揆。張暢聞而歎曰：「辭吐流便，足騰遠理。」穎嘗患瘡癬，積治不除，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，晨夕禮拜，求差此疾。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，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，涎漉沐身，狀如已死。穎候之，猶似可活，即取竹刮除涎漉。又聞蛇所吞鼠，能療瘡疾，即刮取涎漉，以傅癬上。所傅既遍，鼠亦還活。信宿之間，瘡痍頓盡。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。於是精勤化導，勵節彌堅。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。後卒於所住，年八十一。

宋瓦官寺釋慧璩

釋慧璩，丹陽人。出家止瓦官寺。該覽經論，涉獵書史。眾技多閑，而尤善唱導。出語成章，動辭製作，臨時採博，罄無不妙。宋太祖文皇帝、車騎臧質，並提攜友善，雅相崇愛。譙王鎮荊，要與同行。後逆節還朝，於梁山設會。頃之，譙王敗，璩還京。後宋孝武設齋，璩唱導，帝問璩曰：「今日之集，何如梁山？」璩曰：「天道助順，況復為逆？」帝悅之。明旦，別嘲一萬。後勅為京邑都維那。大明末，終於寺，年七十二。

宋靈味寺釋曇宗　(僧意)

釋曇宗，姓虢，秣陵人。出家止靈味寺。少而好學，博通眾典。唱說之功，獨步當世。辯口適時，應變無盡。嘗為孝武唱導，行菩薩五法禮竟，帝乃笑謂宗曰：「朕有何罪，而為懺悔？」宗曰：「昔虞舜至聖，猶云：『予違爾弼。』湯武亦云：『萬姓有罪，在予一人。』聖王引咎，蓋以軌世。陛下德邁往代，齊聖虞殷，履道思沖，寧得獨異？」帝大悅。後殷淑儀薨，三七設會，悉請宗。宗始歎世道浮偽，恩愛必離。嗟殷氏淑德，榮幸未暢，而滅實當年，收芳今日，發言悽至。帝泫愴良久，賞異彌深。後終於所住，著《京師塔寺記》二卷。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，亦善唱說。製《睒經》新聲，哀亮有

序。

宋靈味寺釋曇光

釋曇光，會稽人。隨師止江陵長沙寺。性喜事五經詩賦，及筭數卜筮，無不貫解。年將三十，喟然歎曰：「吾從來所習，皆是俗事。佛法深理，未染一毫，豈剪落所宜耶？」乃屏舊業，聽諸經論。識悟過人，一聞便達。

宋衡陽文王義季，鎮荊州，求覓意理沙門，共談佛法，磬境推光，以當鴻任。光固辭，王自詣房敦請，遂從命焉。給車服人力，月供一萬。每設齋會，無有導師。王謂光曰：「獎導群生，唯德之大，上人何得為辭，願必自力。」光乃迴心習唱，製造懺文。每執爐處眾，輒道俗傾仰。

後還都止靈味寺，義陽王旭出鎮北徐，攜光同行。及景和失德，義陽起事，以光預見，乃齎七曜以決光，光杜口無言，故事寧獲免。宋明帝於湘宮設會，聞光唱導，帝稱善，即勅賜三衣瓶鉢。後卒於寺中，年六十五。

齊興福寺釋慧芬

釋慧芬，姓李，豫州人。幼有殊操，十二出家，住穀熟縣常山寺。學業優深，苦行精峻。每赴齋會，常為大眾說法。梁楚之間，悉奉其化。及魏虜毀滅佛法，乃南歸京師。至烏江，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，芬一心念佛，俄見流船忽至，乘之獲免。至都，止白馬寺。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，未足與議，乃命左右，令候覓沙門，試欲語之。會得芬至，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，卻辯老莊儒墨之要。芬既素善經書，又音吐流便。自旦之夕，袁不能窮。於是敬以為師，令子弟悉從受戒。

芬又善神呪，所治必驗。後病篤，服丸藥，人勸令之以酒。芬曰：「積時持戒，寧以將死終難虧節。」乃語弟子云：「吾其去矣。」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，年七十九。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。

齊齊福寺釋道儒　(僧喜)

釋道儒，姓石，渤海人。寓居廣陵。少懷清信，慕樂出家。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，儒以事聞之。王贊成厥志，為啟度出家。出家之後，蔬食讀誦，凡所之造，皆勸人改惡修善，遠近宗奉，遂成導師。言無預撰，發響成製。元嘉末出都，止建初寺。長沙王請為戒師，盧丞相、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，為儒立寺，今齊福寺是也。儒以齊永明八

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時閑心寺有釋僧喜，亦善唱說，振譽於宋末齊初。

齊瓦官寺釋慧重　(法覺)

釋慧重，姓閔，魯國人。僑居金陵。早懷信悟，有志從道，願言未遂，以長齋菜食。每率眾齋會，常自為唱導。如此累時，乃上聞於宋孝武。大明六年，勅為新安寺出家，於是專當唱說。稟性清敏，識悟深沉。言不經營，應時若瀉。凡預聞者，皆留連信宿，增其懇詣。後移止瓦官禪房。永明五年卒，年七十三。

時瓦官復有釋法覺，又敦慧重之業，亦擅名齊代。

齊正勝寺釋法願

釋法願，本姓鍾，名武厲，先潁川長社人。祖世避難，移居吳興長城。願常為梅根治監，有施順民來代之。先時文書未校，慎民遂偏當其負，願乃訴求分罪。有旨免慎民死，除願為新道令。家本事神，身習鼓舞，世間雜伎，及老爻占相，皆備盡其妙。嘗以鏡照面云：「我不久當見天子。」於是出都住沈橋。以傭相自業。宗慤、沈慶之微時，經請願相，願曰：「宗君應為三州刺史，沈君當位極三公。」如是，歷相眾人，記其近事，所驗非一。遂有聞於宋太祖，太祖見之，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，飾以衣冠，令願相之。願指囚曰：「君多危難，下階便應著鉗鑲。」謂奴曰：「君是下賤人，乃暫得免耶。」帝異之，即勅住後堂，知陰陽秘術。後少時，啟求出家，三啟方遂，為上定林遠公弟子。及孝武龍飛，宗慤出鎮廣州，攜願同往，奉為五戒之師。會譙王搆逆，羽檄嶺南。慤以諮願，願曰：「隨君來，誤殺人。今太白犯南斗，法應殺大臣。宜速改計，必得大勳。」果如願言。慤遷豫州刺史，復攜同行。及竟陵王誕舉事，願陳諫亦然。願後與刺史共欲減眾僧床腳，令依八指之制。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，謂願濫匡其士，頗有不平之色，遂致聞於孝武，即勅願還都，帝問願何至故詐菜食，願答：「菜食已來十餘年。」帝勅直閤沈攸之強逼以肉，遂折前兩齒，不迴其操，帝大怒，勅罷道，作廣武將軍，直華林佛殿。願雖形同俗人，
而栖心禪戒，未嘗虧節。有頃帝崩，昭太后令聽還道。

太始六年，校長生捨宅為寺，名曰「正勝」，請願居之。齊高帝親事幼主，恒有不測之憂，每以諮願，願曰：「後七月當定。」果如其言。及高帝即位，事以師禮。武帝嗣興，亦盡師敬。永明二年，願遭兄喪，啟乞還鄉。至鄉少時，
勅旨重疊。願後出，憩在湘宮。鑾駕自幸，降寺省慰。願云：「腳疾未消，不堪相見。」

帝乃轉蹕而去。

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，願既不命令坐，文惠作禮而立，乃謂願曰：「葆吹清鐃，以為供養，其福云何？」願曰：「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，尚不如至心。今吹竹管子，打死牛皮，此足何道？」其秉德邁時，皆此之類。其王侯妃主，及四遠士庶，並從受戒，悉遵師禮。願往必直前，無有通白。咸致隨喜，日盈萬計。願隨以修福，未嘗蓄聚。或雇人禮佛，或借人持齋；或收羅米穀，散飴魚鳥；或貿易飲食，賑給囚徒。興功立德，數不可紀。願又善唱導，及依經說法，率自心抱，無事宮商，言語訛雜，唯以適機為要。可謂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。

後入定三日不食，忽語弟子云：「汝等失飯籮矣。」俄而寢疾。時寺側遭燒，寺在下風，煙燄必及。弟子欲輿願出寺，願曰：「佛若被燒，我何用活？」即苦心歸命，於是三面皆焚，唯寺不燼。齊永元二年，年八十七卒。

齊隆寺釋法鏡　(道親　寶興　道登)

釋法鏡，姓張，吳興烏程人。幼而樂道，事未獲從。值慧益燒身，啟帝度二十人。鏡即預其一也。事法願為師。既得入道，履操冰霜。仁施為懷，曠拔成務。於是研習唱導，有邁終古。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，鏡誓心弘道，不拘貴賤，有請必行，無避寒暑。財不蓄私，常興福業。建武初，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。鏡為性敦美，賞接為務。故道俗交知，莫不愛悅。雖義學功淺，而領悟自然。造次嘲難，必有酬酢。齊永元二年卒，年六十四。

其後瓦官道親，彭城寶興，耆闍道登，並皆祖述宣唱，高韻華言，非忝前例。傾眾動物，論者後之。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，因寺改曰「宣武」也。

論曰：唱導者，蓋以宣唱法理，開導眾心也。昔佛法初傳，于時齊集，止宣唱佛名，依文致禮。至中宵疲極，事資啟悟，乃別請宿德，昇座說法。或雜序因緣，或傍引譬喻。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，風才秀發。每至齋集，輒自昇高座，躬為導首。先明三世因果，卻辯一齋大意，後代傳受，遂成永則。故道照、曇穎等十有餘人，並駢次相師，各擅名當世。夫唱導所貴，其事四焉：謂聲辯才博。非聲則無以警眾，非辯則無以適時，非才則言無可採，非博則語無依據。至若響韻鍾鼓皷，則四眾驚心，聲之為用也。辭吐俊發，適會無差，辯之為用也。綺製雕華，文藻橫逸，才之為用也。商搉經論，採撮書史，博之為用也。若能善茲四事，而適以人時。如為出家五眾，則須切語無常，苦陳懺悔。若為君王長者，則須兼引俗典，綺綜成辭。若為悠悠凡庶，則須指事造形，直談聞見。若為山民野處，則須近局言辭。陳斥罪目。凡此變態，與事而興，可謂知時眾，又

能善說。雖然故以懇切感人，傾誠動物，此其上也。昔草創《高僧》，本以八科成傳。卻尋經導二伎，雖於道為末，而悟俗可崇。故加此二條，足成十數。何者？至如八關初夕，旋繞周行，烟蓋停氛，燈帷靖燿，四眾專心，叉指緘嘿。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，含吐抑揚，辯出不窮，言應無盡。談無常，則令心形戰慄；語地獄，則使怖淚交零。徵昔因，則如見往業；覈當果，則已示來報。談怡樂，則情抱暢悅；敘哀慼，則灑泣含酸。於是闔眾傾心，舉堂惻愴。五體輸席，碎首陳哀。各各彈指，人人唱佛。爰及中宵後夜，鍾漏將罷。則言星河易轉，勝集難留。又使遑迫懷抱，載盈戀慕。當爾之時，導師之為用也。其間經師轉讀，事見前章。皆以賞悟適時，拔邪立信。有一分可稱，故編《高僧》之末。若夫綜習未廣，諳究不長，既無臨時捷辯，必應遵用舊本。然才非已出，製自他成。吐納宮商，動見紕謬。其中傳寫訛誤，亦皆依而宣唱。致使魚魯淆亂，鼠璞相疑。或時禮拜中間，懺疏忽至。既無宿蓄，恥欲屈頭，臨時抽造，謇棘難辯。意慮荒忙，心口乖越，前言既久，後語未就。抽衣謦咳，示延時節，列席寒心，觀途啟齒。施主失應時之福，眾僧乖古佛之教。既絕生善之萌，秖增戲論之惑。始獲濫吹之譏，終致代匠之咎。若然，豈高僧之謂耶？